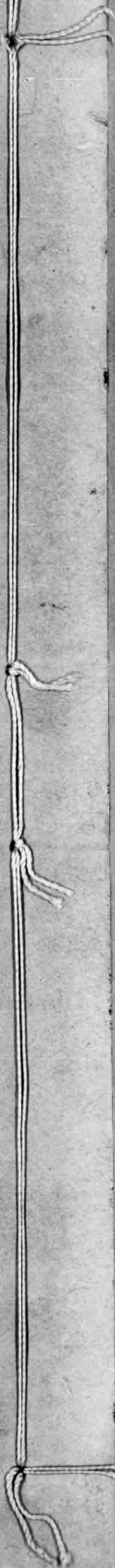


通鑑



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  
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  
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又二千祀矣  
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臆之私人之性情古  
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  
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  
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于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  
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  
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  
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

商誥詩書卷三  
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宮也如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潛也潛則春秋何以為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於隱公疾始變也始變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託始焉爾柰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始之作於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大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

其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  
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  
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  
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  
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  
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離善則善惡則惡不為  
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為道其曰  
不為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  
以為傳也何託褒貶以為傳舍褒貶則無以為傳矣  
三傳之所為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

春秋春秋之教治禁而不亂處群而不黨是是非非  
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於毀  
譽而事奪於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  
辭為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  
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為道傳之為經則事  
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  
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  
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  
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

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階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以著之脩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改魚遊觀之為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違焉則春秋之所用於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

深非亂世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弃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備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

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  
之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  
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  
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褚少孫班固取  
之備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瑾之政  
於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為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  
有九共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  
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輪廣之數職方氏辨  
其人民林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  
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其知天下

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  
呼其亦重矣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  
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盡圖圖自漢氏為之  
非出遠也語曰天為蓋地為輿輿地之圖所以盡載  
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眾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  
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  
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  
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  
也當時強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  
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

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  
世世蠶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聘貪燕督亢地  
圖上而荆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  
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  
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在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  
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然則殆矣世祖中興初  
王郎反河北自上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  
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  
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地圖古

莫韃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地輿之內  
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為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  
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眠先帝子章帝又  
以圖均諸國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說隗囂大將楊  
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柰何以其二當天  
下百有四然則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柰何史亡  
其人害於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畧  
不載雖有廛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  
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遠  
義失實不可考察司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雖然要

畧陳者不可畧以大經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  
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  
將圖寫四方形勢固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  
用輿地圖為本始為舉其撮以為司空序畧云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  
讀通鑑攷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王家漢書唐本方  
今世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啟覲既而遊蜀睹  
學官所樹母氏石經寔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  
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貢眾矣五

季於余不二百祀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  
它書或止丹出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  
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侔矣  
惟班漢史譎久遠自瓢中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  
遴張纘劉溉陸襄奉太子教訂徵鄱陽王書條異狀  
十事大畧言漢書古本彌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  
自有傳合紀表志傳為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  
諸王次之陳頊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  
毅杖劔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



驥其引今文龍驥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  
巨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  
之訛其道有二始固巨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  
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巨名家師說  
不同傳授茲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  
者為之卷總其篇褚巨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  
巨顏師古注本為定如世俗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  
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迺幸自  
天得此善本姚自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初手校漢  
史具有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

鍇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  
於獲瑰寶用集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莽雖梁  
氏舊書不可得見於顏氏本可巨為完矣惜其不及  
范氏史也當螢求補之况曹巨觀漢書可不自有別  
諸年月日叙

擬班固漢書序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論廢孝武皇帝  
時太史令司馬炎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炎子遷  
繼世為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  
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篇年為本紀

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厠秦項之列  
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  
孝山陽城衛馮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  
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  
比號稱博治然猶叢脞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  
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  
傳數十篇不為世家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  
撰前記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  
三十年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盛  
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本皆之選固

嘗攷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聯堯典  
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書春秋  
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該贍太史公創新紀傳合  
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大約依大史公書祖宗大政疏  
為紀人臣庶事條為傳紀之所畧傳之所詳也其有  
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柔  
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為  
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  
漢蕃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攷  
見詳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細

大舉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為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墓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遺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章文讀之如身在漢廷容雍論議之列使人豐疊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已學顧第不深

考漢書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岡褒諱之辭也烏呼在遷之身亦是矣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蠶室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其詳於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為務飾主闕蓋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為辨說為序觀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即臣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  
忘著艾闕堂室而興歎觀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  
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策豐沛從諸  
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  
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  
不一緒其勲庸功著與為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  
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  
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劳輔成漢業不在殷周  
之後祠于侯國而無列於祖宗之廟朕甚憚之其令  
沛郡太守下豐令郎泗水亭高原廟為十八侯位祠

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  
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  
固奏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侯位于高原廟且欲  
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  
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  
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  
土持三尺劍芟頑剗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  
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  
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鍾鼎  
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於天下十八

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  
相周十亂臣焉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  
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  
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為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  
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  
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為  
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員世祖  
建武五年七月丁丑辛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  
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  
漢使者侍祀歲以為常惟原廟寔高帝神靈所舍前

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  
荒無斃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  
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  
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不在配饗之列佚  
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  
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  
歌宣為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先正元  
侯之功惟其次曰節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  
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  
陽侯酈商潁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

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銘自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吕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不復叙即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 擬賈逵作

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

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蓄害並興尚且噦噦然謫謫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鰥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為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凶徒填壑賊臣授首維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際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荅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摧亡

堅陳剪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後九服  
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虵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  
大穰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空叁昏州  
闔野揮汗則晴天零雨培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  
折首投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犇亡之不暇故在位  
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  
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  
致至平復三什而稅一紹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  
聖化行蠻貊於皇躋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  
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并中

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  
宣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  
襲五為六繼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  
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適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  
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  
幸東平以木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觀茲  
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  
聲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咎繇婁省之  
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  
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揚

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達被服聖訓  
彌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而墻欽奉  
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  
達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措  
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  
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  
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贖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  
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  
間識慮淺陋適為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  
書郎臣達上

香奩集叙

韓渥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  
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秘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  
什相糅莒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  
一百十二以朱墨下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渥字致  
堯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顯命呂渥行禮為簡傲  
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譌也渥為詩有情  
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晋相和凝  
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艷詞猥穢不可示兒時已有  
曲子相公之號沈括筆談著論廼以是為凝書陳正



敏為下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  
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鄉  
嘗於渥裔垆所見渥親書所作詩卷其裊娜春盡多  
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渥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  
及而此夢瑣言載凝小詞布於汴洛作相之後收拾  
焚毀則凝之集迺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  
走謂正敏辯得矣傳稱凝嘗自刊已集為板本而特  
謂香奩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  
况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下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  
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渥子寅亮幼日

通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  
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為渥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  
世猶不免必襲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  
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  
曲既渥集者不幾於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於此必  
自有下年月日叙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  
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  
出祕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

舛譌槩之杜牧之叙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  
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  
姚氏本於上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為審訂  
皆已刊正可傳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  
小傳出李商隱悉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  
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茂貴富達人倫不且  
時之貴尚憚蒞乎方寸其於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  
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  
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  
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

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綉輝煥白日  
雖難以療禦寒饑終不且是故不為世寶其詩當無  
日不賦而傳者疵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  
死故錄借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  
既久求之不復譎曰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  
文輒投坑圖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寔有此遺  
詩終以不見豈天愛瑤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已  
不盡信芥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寔之仙者慶曆  
中長安女倡曹文姬也穎書工書名且藝得睹朱衣  
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

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是曰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迺拜命更衣颺然飛去走稽於傳賀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巨落筆章成見彌苒史自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之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走懼其污長吉故為卞明年日月叙

叙十國紀年

右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

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比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為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黃巢傲擾藩鎮汨于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殺五代迭興於是遜者王強者帝跨淮涉隴為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蕪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為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 神宋龍興

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執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畧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絕不知齊威晉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畧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廢者舊書國自為例滂漫蕪雜而不可稽攷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備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

北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細繹館殿盡未閱之書於是哀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書腹藁未傳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黃公魯直志其遷葬其言行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贖於國志舊史遠甚然而牽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竢後言而見恕萬年

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  
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  
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元祐其立朝誠節  
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為慨歎紀年故書無錄  
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於一疑於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  
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于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  
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

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於時守而同之也  
周德襄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  
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  
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  
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  
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時疑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  
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  
類曷舉其疑十國判於唐襄一於天宋中更五代  
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  
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於

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譜  
繫列其歲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  
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晉  
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  
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  
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攷  
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  
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

見中更椒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  
之罔收情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宋綴十  
舉四三譎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  
事前脩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屢方以  
知地里况令長之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旁求釋說  
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  
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畧舉以代煩  
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於蕪收遺佚以  
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授木於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  
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  
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  
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  
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  
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  
於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適瑕補過易視聽於傳  
疑使走不以此為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  
書于筠鄉書舍

序鞞彈漏刻

鞞彈漏刻始於唐僧文誥行於中軍其制度在十國  
紀年簡畧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成將得之其制  
為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  
而四截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蒼苔承以  
夫渠為銅彈十有二銖者十枚投其一于蒼苔歷筭  
道四折而下墮夫渠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  
上列牌為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  
書其數于紙一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  
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十  
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

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  
三彈而差強夜漏漸長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  
累增一鼓為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  
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  
其要畧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為一刻與今屏漏正同  
其言輓竹三文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紀年承  
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於今有平易徑急之殊哉要  
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  
尺十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在  
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後之釋者以

為勉強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任之自然曰  
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則天  
常之為德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  
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輓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器  
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冰遲疾之誤在  
香篆則有塵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莫之  
差疾均所不免人能蒞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  
惟輓彈為然輓彈以二尺之屏一九之彈仰占天道  
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強不息與天為  
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竒其物小而用可重



也將廣其傳於世故為序之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末之學謂如漢方士說  
黃丹砂為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於道  
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與氣母以外  
物傷吾內則大藥可就而神仙可至化人之祛可執  
老樅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指矣走矍然曰是在吾  
術內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  
論於古之人此仲尼所以告曾參曾參語單離居者  
安得通方之士與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兄以易

名家壯歲取科甲聲名籍籍在人耳目間一時公卿  
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輒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  
親踈者走罷鄂陵長始獲交於雲卿出原舟一篇蓋  
是說也從此與之友孰知其為人自處之高風斯在  
下道心內切罔象曷求焉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為雲  
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職在闕中騰踏飛黃必自茲  
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黃金以贖其行嘗聞闕多  
古書道家之藏為甚富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不  
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暴  
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冲和吾意其必且夢周公

騎箕尾矣以道之賸治已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必  
進於是也走細人也學不能造乎道而渾沌之眉儻  
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礙于方寸輔仁者去則  
金丹何冀焉雲卿老於詩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  
意惜別又將以已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

賈氏家譜序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  
令茲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淵奧走既墮之  
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取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  
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

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  
出入諸臺間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  
走尺牘將之曰家謀尚矣芹世於此殊畧吾不忍也  
蓋嘗譜吾繫姓皆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走矍然曰  
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辭為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  
首曰姓性也分於天而判於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別  
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  
百官非姓曷得備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  
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性姓為然先王因  
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世生類益夥

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鼎  
祈民始遷僑舊既南安於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  
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競辨族  
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慕譜繫之學猶  
班班焉五代王十國判義養盛宗姓淪人知其所自  
生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  
大夫則知尊祖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祧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  
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  
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  
其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  
之貧氏百世之上焉知此道哉謀曰應者乃麟之欲  
知其人觀其譜

民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唐詩集卷三

五十六

詩

館閣書

程